



陽明先生年譜中卷

門人錢德洪編次
後學羅洪先考訂

十三年戊寅先生四十七歲在贛

正月征三泖

與薛侃書曰即日已抵龍南明
日入巢四路皆如期金進賊有

必破之勢向在橫水嘗寄書仕德云破山
中賊易破心中賊難區區翦除鼠竊何足
為異若諸賢掃蕩心腹之寇以收廓清平
定之功此誠大丈夫不世之偉績數日來
諒已得必勝之策奏捷有期矣何喜如之

二月奏移小溪驛

小溪驛舊當南康南安中
丙子大庾峰山里民懼賊

讐殺自願築城為衛至
是年二月奏移驛其中

三月疏乞致仕不允也

夔平大帽洲頭諸寇先生議攻取之宜先橫

水次桶岡次廣東徐圖

論頗多感動惟池仲容曰家等為賊久官

府多不可信告諭何足憑待金巢等無事

降未晚也金巢等至乃釋罪推誠撫之各

願自報於是擇其眾五百人從征橫水既

破仲容等始懼遣其弟池仲安來附意以

緩兵先生陽許之比征桶岡使截路上新

地以迂其歸內嚴備而外若寬假陰召被

害者計事皆言池氏凶狡兩經夾勦無功

常言狼兵來須十年我避不須一月謂來

不速留不久也因指其僭號設官之罪乃

密畫方略使歸既期及桶岡破賊益懼私

為戰守自備復結以人賞賜會牛酒以察其

變賊度不可慮則詐稱龍川新民盧珂鄭

志高等將行掩襲故豫為防非虞官兵也

陽信之因怒珂等擅兵讐殺移檄龍川使

廉實將伐木開道討之賊聞信懼且半復

以病

先生議攻取之宜先橫

水次桶岡次廣東徐圖

論頗多感動惟池仲容曰家等為賊久官

府多不可信告諭何足憑待金巢等無事

降未晚也金巢等至乃釋罪推誠撫之各

願自報於是擇其眾五百人從征橫水既

破仲容等始懼遣其弟池仲安來附意以

緩兵先生陽許之比征桶岡使截路上新

地以迂其歸內嚴備而外若寬假陰召被

害者計事皆言池氏凶狡兩經夾勦無功

常言狼兵來須十年我避不須一月謂來

不速留不久也因指其僭號設官之罪乃

密畫方略使歸既期及桶岡破賊益懼私

為戰守自備復結以人賞賜會牛酒以察其

變賊度不可慮則詐稱龍川新民盧珂鄭

志高等將行掩襲故豫為防非虞官兵也

陽信之因怒珂等擅兵讐殺移檄龍川使

廉實將伐木開道討之賊聞信懼且半復

使來謝會珂等告變先生欲藉珂以給三

杖三十繫數旬乃可珂知之既喜諾先生

復授其意參隨密示行杖人令極輕至是

假怒珂數罪狀且將逮其屬盡斬之而陰

縱其弟集兵先生先期召巡捕官佯曰今

大征已畢時和年豐可令民家盛作鼓樂

大張燈會樂之本數十年一奇事也又曰

樂戶多住龜角尾恐招盜勾遷入城來於

是街巷俱然燈鳴鼓已旬餘又遣指揮余

恩及諸叅隨領曆三洲時仲容等因疑先

生圖已既喜得曆宴勞良厚黃表葦從容

日若葦新民禮節生疎我來願曆若可高

坐手衆謂良是於是老者促少者往少者

日往則俱往勿使我當災也於是仲容率

其黨與豪健者九十三人來營教場而自以數人入見先生謂仲容來固已匿兵復不入見而營教場疑我乎仲容皇恐曰聽命耳即遣人引至宮見物宇整潔喜出望外是時十二月二十三也先生既遣參隨數人備件複製長青衣油靴教之習禮而時試之一日漫給賞老少互爭參隨以告先生日多事忘分別耳汝何不開手本來次日依序給賞老少不亂衆始安而私入衛獄規珂參隨先期故匣繫珂甚苦衆莫不唾罵數之踰日辭歸先生曰自此至三洲八九日今即往歲前未必至家即至又當謁正徒取勞苦聞贛州今歲有燈曷以正月歸乎其少者固喜觀燈冶遊不禁諸參隨復代之銀聞言欣然忘歸既復辭先生曰汝謁正尚未犒賞奈何初二日令有司大烹於宮以次日宴是夕潛入甲士六

百人射圃以六人制其一復密語參隨吉水致仕縣丞龍光曰每了十人汝可立屏下安我否則入告計既定詰旦集仲容等院中盛設鼓樂內外不得聞聲乃召屠人剖牛豕階下與銀曆酒肉兩手莫勝復以花采糾繫已乃勞之酒三叩頭出令謝兵道既出甲士盡殲之外門然人剖肉勞酒不令得見前後故數刻始一發而強甚者須七八人乃屈至八十七人光以甲士且盡入告先生遙見色變光故緩行上階取茶造膝日人盡矣先生即指所賞者日汝後生昨日何得先長行須鄉以示教已而歷指未賞者六人日是皆先長者盡鄉押出比畢事日過未刻先生退大眩暈嘔吐黃昏光入問先生日勞甚得此幸食薄粥坐數時無傷也光密日遣人乎先生大呵之蓋先時嘗密遣千戶孟俊督珂弟兵又為偽牌以捕珂黨為言故經池巢相給及

是珂已先歸夜將半自率軍走三泖賊故
阻水石錯立水中先生躡橋先行諸軍繼
之無溺者門堅甚先生摘百人擲枚卷旗
持炮火緣後山登須臾後山炮火四發旗
幟滿山守者狼顧門遂破是為正月七日
丁未而兵備副憲楊璋守備指揮鄭文知
府陳祥邢珣季敷推官危壽指揮余恩姚
重縣丞舒富皆從凡破巢三十有八擒斬
賊首五十八從賊二千餘奔九連山往
議九連山橫亘數百里四面陡絕須半月
始達而賊已據險先生選精銳七百餘皆
衣賊衣佯奔潰乘暮至賊崖下賊下招之
我兵佯應既度險扼其後路次日從上下
擊四路伏起一鼓擒之撫其降酋張仲全
等二百餘人視地至險易立縣置隘留兵
防守而歸給仲容事難顯言故上捷之辭
稍異○先生未至贛時已聞有三省夾攻
之議即謂夾攻大舉恐不足以滅賊乃進

攻治疏謂朝廷若假以賞罰重其權
使得便宜行事動無掣肘可以相機而發
一寨司攻則攻一寨一巢可撲則撲一巢
量其罪惡之淺深而為剿撫之先後則可
省供饋征調之費日剪月削漸盡灰滅此
則如昔人拔齒之喻日漸動搖齒拔而兒
不覺者也然而下民之情莫不欲大舉夾
攻以快一朝之忿必須南調兩廣之狼達
西調湖湘之士兵四路並進一鼓成擒庶
幾數十年之大患可除千萬人之積冤可
雪然而以兵法十圍五攻之例計賊二萬
須兵十萬日費千金疲於道路不得操事
者七十萬家積粟料財數月而事始集聲
迹彰聞兵未出境賊已深逃鋒刃所加不
過老弱脅從之輩耳兇狼兵所過不減於
盜近年江西有姚源之役福建有汀漳之
寇府江之師方集於兩廣偏橋之計未息
於湖湘若復加以大兵民將何以堪命此

則一拔去齒而兒亦隨斃者也是疏方上
而夾攻成命已下矣先生又以爲夾攻之
策名雖三省大舉其實舉動次第自有先
後如江西之南安有上猶大庾桶岡等處
賊巢與湖廣桂東桂陽接境夾攻之舉止
宜江西與湖廣會合而廣東於仁化縣要
害把截夾攻不與焉贛州之龍南有泅頭
賊巢與廣東龍川接境夾攻之舉止宜江
西與廣東會合而湖廣不與焉廣東樂昌
乳源賊巢與湖廣宜章縣接境惠州賊巢
與湖廣臨武縣接境仁化縣賊巢與湖廣
桂陽縣接境夾攻之舉止宜湖廣廣東二
省會合而江西於大庾縣要害把截夾攻
不與焉若不此之察必欲通待三省兵齊
然後進剿則老師費財爲害匪細今宜先
合湖廣江西之兵併力而舉上猶諸賊逮
事之畢廣東之兵亦且集矣則又合湖廣
廣東之兵併力而舉樂昌諸處逮事之畢

江西之兵又得以少息矣則又合廣東江
西之兵併力而舉龍川方其併力於上猶
也則姑遣人佯撫樂昌諸賊以安其心彼
見廣東既未有備而湖廣之兵又不及已
乃幸旦夕之生必不敢越界以援上猶及
夫上猶既舉而湖廣移兵以合廣東則樂
昌諸賊其勢已孤二省兵力益專其舉益
易當是之時龍川賊巢相去遼絕自以爲
風馬牛不相及彼見江西之兵又微意必
不疑班師之日出其不意則軍合擊蔑有
不濟者矣疏上朝廷許以便宜行事
桶岡既滅湖廣兵期始至恐其徒勞遠涉
卽獎勵統兵參將史春使之卽日回軍及
計斬泅頭廣東尚不及聞皆與前議合
四月班師立社學俗先生嘗有告示曰百姓風
苦已甚而又競爲奢侈豈不重自困哉民
間習染已久亦難一旦盡變姑就易見易

改漸次誨爾今後居喪不得用鼓樂爲佛
事竭資分帛儉於親身投諸水火病者宜
求醫藥不得聽信邪術專事巫禱嫁娶之
家豐儉稱力不得計論聘財粧奩大會賓
客酒食連朝親戚歲時相問惟貴誠心村
坊不得迎神賽會凡此不率教者十家牌
均罪之仍告諭南贛所屬各縣父老子弟
興立社學延師教子歌詩習禮出入階衢
官長至俱叉手拱立先生或贊賞訓誘之
久之市民亦知冠服朝夕歌聲達於委巷
○示教讀劉伯頌等訓蒙大意曰古之教
者教以人倫後世記誦詞章大意曰古之教
王之教以人倫後世記誦詞章大意曰古之教
義廉恥爲專務其栽培涵養之方則宜誘
之歌詩以發其志意導之習禮以肅其威
儀諷之讀書以開其知覺今人往往以歌
詩習禮爲不切時務此未俗庸鄙之見鳥
足以知古人立教之意哉大抵童子之情

樂嬉遊而憚拘檢如草木之始萌芽舒暢
之則條達摧撓之則衰痿今教童子必使
其趨向鼓舞中心喜悅則其進自不能已
譬之時雨春風霑被卉木莫不萌動發越
自然日長月化若冰霜剝落則生意蕭索
口就枯槁矣故凡誘之歌詩者非但發其
志意而已亦所以洩其跳號呼嘯於味歌
宣其幽抑結滯於音節也導之習禮者非
但肅其威儀而已亦所以周旋揖讓而動
盪其血脉拜起屈伸而固束其筋骸也諷
之讀書者非但開其知覺而已亦所以沉
潛反復而存其心抑揚諷誦以宣其志也
凡此皆所以順導其志意調理其性情潛
消其鄙吝默化其麤頑日使之漸於禮義
而不苦其難入於中和而不知其故是蓋
先王立教之微意也若近世之訓蒙釋者
日惟督以句讀課做責其檢束而不知道
之以禮求其聰明而不知養之以善鞭撻

繩縛若待拘囚彼視學舍如囚獄而不肯入視師長如寇仇而不欲見窺避掩覆以遂其嬉遊設詐飾詭以肆其頑鄙偷薄庸劣日趨下流是蓋驅之於惡而求其為善也何可得乎凡吾所以教實在於此恐時俗不察視以為迂且吾亦將去故特叮嚀以告爾諸教讀其務體吾意未以為訓母輒因時俗之言改廢其繩墨庶成蒙以養正之功矣念之念之○是年為立志說遣弟略曰夫志氣之帥也人之命也木之根也水之源也源不濬則流息根不植則木枯命不續則人死志不立則氣昏是以君子之學無時無處而不以立志為事正目而視之無它見也傾耳而聽之無它聞也如猫捕鼠如雞覆卵精神心思疑聚融結而不復知有其它然後此志常立神氣精明義理昭著一有私欲即便知覺自然容住不得矣

五月奏設和平縣

和平縣治本和平峒羊子地為三省賊衝要路其中

山水環抱土地坦平人煙輳集千有餘家東去興寧長樂安遠西抵河源南界龍川北際龍南各有數日程其山水阻隔道里遼遠人跡既稀奸宄多萃相傳原係循州龍川雷鄉一州二縣之地後為賊據止存龍川一縣洪武中賊首謝士真等相繼作亂遂極凌夷先生謂宜乘時脩復縣治以嚴控制改和平巡檢司于泃頭以遏要害議上悉從之○先生既平南贛其相近各巢今自取便利分轄諸地有警屬之其後一二恃強相抗者先生自携大兵剿之雖幸遣誅終來投者至今飲食必祭言及多泣下者

六月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廕子錦衣衛世

襲百戶辭免不允 旌橫水桶岡功也先生具

過蒙國恩不終擯斥投之閒散之中授以

巡撫之寄時臣方抱病請告偶值前官有

托疾避難之嫌本兵責以大義朝廷

譴之簡書臣遂狼狽蒞事當是時兵耗財

匱盜熾民窮束手無策朝廷念民命

之顛危慮臣力之薄劣謂其責任不專無

以繫屬人心賞罰不重無以作興士氣號

令不肅無以督調遠近於是本兵議假臣

以賞罰則從之議給臣以旗牌則從之議

改臣以提督則從之授之方略而不拘以

制責其成功而不限以時由是臣以賞罰

之柄而激勵三軍之氣以旗牌之重而號

召遠近之兵以提督之權而紀綱八府一

州之吏伸縮如志舉動自由於是兵威漸

振賊氣先奪成軍而出一鼓而破橫水再

鼓而滅桶岡振旅復舉又一鼓而破三洲

再鼓而下九連皆役不再籍兵無挫刃遺

官齋執旗牌以麾督兩廣夾剿之師亦岡

不用命咸集膚功由是言之凡臣之得藉

以成功者皆本兵之議朝廷之斷也

臣亦何功之有而敢冒承其賞乎辟之駑

馬而得良御馬之得盡其力皆御馬者之

力也而遂歸于馬可乎凡臣福過災生已

七月刻古本大學

先生出入賊壘未暇寧居

廷仁黃弘綱薛俊楊驥郭治周仲周衝劉

魁郭持平劉道袁慶麟王舜鵬王學益等

講聚不散至是則軍休士始得專意于朋

友日與發明大學本旨始刻古本自為序

善之則致知而已矣正心復其體也備身
著其用也以言乎已謂之明德以言乎人
謂之親民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是故
至善也者心之本體也動而後有不善而
本體之知未嘗不知也意者其動也物者
其事也致其本體之知而動無不善然非
即其事而格之則亦無以致其知故致知
者誠意之本也格物者致知之實也物格
則知致意誠而有以復其本體是之謂止
至善聖人懼人之求之於外也而反覆其
辭舊本析而聖
人之意亡矣

刻朱子晚年定論

先生序略曰昔謫官龍場

恍若有悟體驗探求再更寒暑證諸六經
四子洞然無復可疑獨於朱子之說有相
牴牾恒疚於心切疑朱子之賢而豈其於
此尚有未察及官留都復取朱子之書而

檢求之然後知其晚年固已大悟舊說之
非痛悔極矣至以為自詭誑人之罪不可
勝贖世之所傳集註或問之類乃其中年
未定之說自答以為舊本之誤思改正而
未及而其諸語類之屬又其門人挾勝心
以附已見固於朱子平日之說猶有大相
繆戾者而世之學者局於見聞不過持循
講習於此其於悟後之論槩乎其未有聞
則亦何怪乎予言之不信而朱子之心無
以自暴於後世也乎予既自幸說之不繆
於朱子又喜朱子之先得我心之同然且
慨夫世之學者徒守朱子中年未定之說
而不復知求其晚年既悟之論競相駁
以亂正學不自知其已入於與端輒採錄
而哀集之私以示夫同志庶幾無疑於吾
說而聖學之明可冀矣○與安之書曰留
都時偶因饒舌遂至多口攻之者環四面
取朱子晚年悔悟之說集為定論聊藉以

解紛耳門人輩近刻之書都初聞甚不喜然士夫見之乃往往遂有開發者無意中得此一助亦頗省頰舌之勞近年篁墩諸公嘗有道一等備見者先懷黨同伐異之念故卒不能有入反激而怒今但取朱子所自言者表章之不加一辭雖有褊心將無所施其怒矣聊往數冊有志何者一出指示之

八月門人薛侃刻傳習錄

侃得徐愛所遺傳習錄一卷序二篇

與陸澄各錄一卷刻于虔愛自述曰先生於大學格物諸說悉以舊本為正蓋先儒所謂誤本者也愛始聞而駭既而疑已而殫精竭思參互錯縱以質於先生然後知先生之說若水之寒若火之熱斷斷乎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先生明睿天授然和樂坦易不事邊幅人見其少時豪邁不羈又嘗夜盪於詞章出入二氏之學

聞其說皆目以為立異好奇漫不省究不知先生居夷三載處困養靜精一之功固已超入聖域粹然大中至正之歸矣愛朝夕炙門下但見先生之道即之若易而仰之愈高見之若粗而探之愈精就之若近而造之愈益無窮十餘年來竟未能窺其藩籬世之君子或與先生僅交一面或猶未聞其警效或先懷忿易憤激之心而遽欲於立談之間傳聞之說臆斷懸度如之何其可得也從遊之士聞先生之教往往得一而遺二見其牝牡驪黃而棄其所謂千里者故愛備錄平日之所聞私以示夫同志相與考而正之庶無負於先生之教云是年愛卒先生哭之慟愛及門獨先聞道亦早接人和易謙冲雖無意親人而人自親之所作有傳習錄同志考嘗遊南岳一瞿曇撫其背曰爾與顏子同德亦與顏子同壽自南京兵部郎中告病歸與陸澄

謀耕書上之田以俟師歸為同志久聚計
年纔三十一先生每語輒傷之

九月修濂溪書院

四方學者輻輳寓射圃至
不能容乃修濂溪書院居

之鄒守益輩來見○先生大征既上捷一
日設酒食勞諸生且日以此相報諸生瞿
然不安問故先生曰始吾登堂每有賞罰
不敢放肆常恐有愧諸君自謂無過舉矣
比與諸君相對久之尚覺前此賞罰猶未
也於是思求其過以改之幾番磨擦直至
登堂行事與諸君相對時無少增損方始
心安然已不知費多少力氣矣此即諸君
教誨所在固不必事事煩諸君只齒為也
諸生聞言愈益省畏○黃弘綱問戒懼是
已所不知時工夫慎獨是已所獨知時工
夫如何先生曰只是一箇無事時固是獨
知有事時亦是獨知人若不於此獨知之
地用力只在人所共知處用功便是作偽

便是見君子而後掩然此獨知處便是誠
的萌芽此處不論善念惡念更無虛假一
是百是一錯百錯正是王伯義利誠偽善
惡界頭於此一立立定便是端本澄源便
是立誠古人許多誠身的工夫精神命脉
全體只在此處真是莫見莫顯無時無處
無終無始只是此箇工夫今若又分戒懼
為已所不知的工夫便支離便有間斷既
戒懼即是知已若不知是誰戒懼如此見
解便要流入斷滅禪定

十月舉鄉約

先生自大征後以為民雖格面
先生自格心乃舉鄉約告諭父老

子弟使相警戒辭有曰頃者頑卒倡亂震
驚遠邇父老子弟甚憂苦騷動彼冥頑無
知逆天叛倫自求誅戮究言思之實足以
網悼然亦豈獨冥頑者之罪有司撫養之
有缺訓迪之無方均有責焉雖然父老之
所以倡率飭勵於平日無乃亦有所未至

歟今倡亂渠魁皆就擒滅脅從無辜悉已寬貸地方雖已寧復然創今圖後父老所以教約其子弟者自此不可以不豫故今特為保甲之法以相警戒聯屬父老其率子弟慎行之務和爾鄰里齊爾姻族德義相勸過失相規敦禮讓之風成淳厚之俗本院奉命撫巡茲土屬有哀疾未遑匍匐未問父老疾苦庶有司之不職究民之利弊而興除之故先遣告諭父老子弟使各知悉方春父老善相保愛督子弟及時農作毋惰

十月再請疏通鹽法

據戶部覆疏所允南贛暫行鹽稅例止三年先生念連年兵餉不及小民而止取鹽稅所謂不加賦而財足所助不小且廣鹽止行於南贛其利小而淮鹽必行於袁臨吉以漢高也故三府之民長苦乏鹽而水發舟

多蔽河而下寡不敵衆勢莫能遏乃上議以為廣鹽行則商稅集而用資於軍餉賦省於貧民廣鹽止則私販興而弊滋於奸宄利歸於豪右况南贛巢穴雖平殘黨未盡方圖保安之策未有撤兵之期若鹽稅一革軍餉之費苟非科取於貧民必須仰給於內帑夫民已貧而歛不休是驅之從盜也外已竭而殫其內是復殘其本也臣竊以為宜開復廣鹽著為定例得俞旨後嘉靖十五年十二月奉新例廣鹽止行於南贛吉至于今

十四年己卯先生四十八歲在江西

正月疏謝陞廕

以三淵九連功廕子錦衣衛世襲副千戶辭免不准疏謝

略曰臣竊惟因勞而進秩者朝廷賞功之典量能而受祿者人臣自守之節故功疑

惟重雖 聖帝之寬仁而食浮於行尤君
子所深耻 陛下之賜行其賞功之典也
臣之不敢當者亦惟伸其自守之節而已
軍志有之該罰而請不罰者有誅該賞而
請不賞者有誅古之人君執其賞罰堅如
金石信如四時是以令之所播如轟霆兵
之所加無堅敵而功之所成無愆期今日
之事兵事也漢臣趙充國云兵事當為後
法臣誠自知貪冒之耻然亦安敢徇一已
之小節以亂 陛下之軍政乎但廢子實
非常典私心終有所未安龜勉受命憂慚
交集自恨疾病之已纏深懼圖報之無日
疏乞致仕不允 瓊書有曰掛衡諸處群孽漏
殄尚多蓋緣進勦之時彼省土兵不甚用
命廣兵防夾稍遲是以致此今亦未敢動
作但恐一二年後不能保耳閩中之變亦
由積漸所致始於延平繼於邵武又發於

建寧於汀漳於沿海諸衛所將來之禍不
可勝言固非迂劣如守仁所能辦此也又
牙近祖母病危日夜痛苦方寸已亂伏
望曲加矜憫改授使得全首領歸非生一
人之幸也

六月奉

勅 勘處福建叛軍十五日丙子至豐城聞宸

濠反遂近吉安起義兵 時福州三衛軍人進

勅往勘以六月初九日啓行亦移之外境
以防變瓊之微也十五日午至豐城知縣
顧似迎告濠反蓋先期十日有四日是為乙
亥遂近舟先是寧藩世 失德至濠奸惡
獨甚矯飾叵測而嬌豎凶 穢言不忍聞正
德初與瑾納結嘗風南昌 諸生呈舉孝行

撫按諸司表奏以張聲譽安成舉人劉養正素有詩文名以不仕自高屈致鼓衆然株連富民賸剝財產縱大賊閔念四凌十等四出劫掠以佐妄費有不便已卽甘心焉而仕江右者又復多爲鷹犬自容按察使陸完因濠器重頗相傾附及爲本兵者復護衛樹羽翼而濠欲陰入第二子爲武宗皇帝後大臣諸奄故皆茹賄至是多藏亡命京師內官閻順等被奏朝廷悉置不問止謫順等孝陵淨軍濠益無忌聞上行邊計納都督馬昂寡妹中之完改吏部王瓊代策濠必反乃申軍律督責撫臣脩武備以待不虞而諸路戒嚴捕盜甚急凌十一繫獄劫逃瓊期必獲濠始恐復風諸生頌已賢孝挾當道奏之以解都御史孫燧不得已隨衆類署別奏其不法事前後七上皆爲濠卒遮留比武宗見奏驚曰保官好性保寧王際孝欲何爲且將

置我何地耶是時江彬寵倖日盛大監張忠欲附彬以傾也寧聞是言乃密應曰錢寧藏賢交通寧一土其意未可測也大監張嶽初通濠復用南昌人張儀言附忠彬自固而御史熊蘭居南昌素讐濠少師楊廷和亦欲革護衛免患交爲內主上入忠言令大監帝露傳旨故事王府奏事人辭見有常無愆期者今故違非制曷治之於是試御史蕭淮疏略曰近奉勅旨王人無事不得延留京師臣有以窺陛下微意矣臣不忍隱默竊見寧王不遵職訓包藏禍心多殺無辜橫奪民產害忠良招納亡命私造兵器潛謀不軌官校交通積有年歲如致社侍郎李士實等皆今日亂臣賊子關係宗社生靈安危非細故也陛下宜勅錦衣衛逮繫黨與至京究治以快人心前鎮守大監畢真等首保賢行及諸前後附勢者宜坐名罷削布政使

鄭岳副使胡世寧皆守正蒙害宜亟起用
庶幾人知順途禍變可彌矣疏入忠彬等
極口贊美欲內閣降勅切責鎮巡以抑之
而給事中徐之鸞御史沈灼等又俱連章
廷和恐禍及將勸濠上護衛自贖同官外
廷不知也一日駙馬都尉崔元遣問瓊曰
適聞旨召明早赴闕何事瓊莫應詰詰廷
和廷和陽驚曰何瓊微笑曰公勿欺我廷
和愧發徐曰宣德中有疑于趙嘗命駙馬
袁泰往竟得釋或此意也明旦瓊至左順
門見元領勅謂曰此大事何不廷宣乃留
當廷領之勅有曰蕭淮所言關係宗社
大計朕念親親不忍加兵特遣大監賴義
駙馬都尉崔元都御史顏頤壽往諭華其
護衛蓋用內閣意也元等既行廷和復令
兵部發兵觀變瓊曰此不可洩迨給事中
孫懋易讚建議議選兵操江為江西備留中
日久第請如擬行之廷和默然偵率林華

者聞朝議二三不得實又逮奸細晝夜才
十八日奔告值濠生辰宴諸司聞言大驚
以為詔使此來必用昔日蔡震擒荆藩故
事且舊制凡抄解宮眷始遣駙馬親臣固
不記趙王事也宴罷密召士實及承奉劉
吉等謀之養正曰事急矣明旦諸司入謝
即可行事濠深謂然是夜集閣念四凌十
一吳十三等飭兵以候比旦諸司入謝濠
出立露臺宣言于眾曰孝宗為李廣所誤
抱養民間子我祖宗不血食者十四年於
茲矣太后有旨令起兵討賊共伸大義
汝等知否燧曰請旨看濠曰不必多言
我往南京汝保駕否燧曰天無二日民無
二王此是大義不知其它濠戟手怒曰你
既說我孝行如何又遣人奏我如此反覆
豈知大義令縛之按察副使許達從下大
呼曰孫都御史朝廷所遣大臣汝反賊
敢擅殺耶顧燧曰我欲先發不聽今制於

人尙何言罵不絕口校尉火信曳出惠民門外同遇害是時日午天忽陰曠遂劫鎮巡諸司下獄奪其印於是大監王宏御史王金公差主事馬思聰金山布政使胡濂參政陳杲劉斐參議許效廉黃宏僉事顧鳳都指揮許清白昂皆在繫思聰宏不食死濂乃偽置官屬以吉暨余欽萬銳等爲大監迎士實爲大師擇期迎養正南浦驛爲國師閔念四等各爲都指揮等官參政王綸爲兵部尙書季敷暨僉事潘鵬師夔輩甘聽從遣布政使梁宸按察使楊璋副使唐錦都指揮馬驥復爲所脅移咨府部傳檄遠近革正德年號指斥乘輿分遣所親婁伯王春等四出收兵○始濂聞武宗嬖伶宦臧賢乃遣秦榮就學音樂銀萬金及金絲寶壺一日武宗幸賢賢以壺注酒誦其光澤巧麗曰何從得此賢吐實武宗曰寧叔何不獻我是時小劉新

得幸濂失所深啣之比罷歸小劉笑曰爺爺尙思寧王物寧王不思爺爺物足矣不記薦疏乎武宗乃益疑忠彬因贊蕭疏遂及賢賢不知也濂遣人留賢家多複壁外鑰木樹開則長巷後通屋甚隱人無覺者有旨大索賢家林華遽走會同館得馬故速歸○初寧獻王臞仙傳惠靖康三王康王久無子官人南昌馮氏以成化丁酉生濂康王夢蛇入宮啖人殆盡心惡之欲弗舉以內人爭免遂匿優人家與秦榮同寢處稍長濂官中康王憂憤且死不令入訣弘治丙辰襲位通書史歌詞而是時武宗初生李廣用事外間不察妄爲飛語濂始懷異至是期以八月十五日因入試官吏生校舉事比林華至始改謀○劉養正字子吉嘗舉奇童會試時誤入飛語有詩曰桃紅李白年年是誰識園林舊主非辛未後不復會試製隱上服部使

者候其門得而為幸而士實以名七數受
濠魏聞變就緘為祥妾所守不得死白沙
嘗簡以詩曰風光何處可隣生共把開愁
向酒傾今日花非前日看少年人到老年
更秦傾武穆憑張俊蜀取劉璋病孔明千
古此冤誰洗得老夫無計挽東溟若豫為
悲嘆者吁異哉○先生發顛時參隨取勅
印作一扛留後堂俟隨與出少頃倉卒封
門遂忘之行至吉安先生登岸取勅印左
右始覺乃發指揮某往取以是訟途遲留
不尔正邁宸濠宴期不聞報於豐城矣於
乎天乎

十九日疏上變

豐城令顧似別後風迅舟駛
已至曲江先生亟召參隨入

參隨望見色變已疑有它問曰會聞顧言
否曰未日寧王反矣參隨口噤莫能對先
生曰汝謀走計何為若此且曰若輩盤纏
少吾有俸銀可分又曰自此西可入瑞州

吾善行無憂也光曰夫人在舟柁何先生
曰彼意在我得老嫗何為光曰善行莫如
馬傾刻十里曷若舟便於是始定小舟計
計甫定舟已至黃土腦矣參隨牽小舟苦
風逆先生自至舟首焚香拜曰天若哀憫
生靈許我匡扶社稷願即反風助順若無
意斯民守仁無生望矣言與淚下遂與蕭
禹雷濟龍光等登舟脫走少頃風漸止北
帆盡起內官喻才來追不及尤念兩京倉
卒無備故為兩廣機密火牌備云兵部咨
及都御史顏咨率領狼達官兵四十八萬
江西公幹又令濟等故為南贛飛報搖之
先生登小舟時問光等何故遺忘一物曰
何曰黃傘比過臨江語實皆曰是何誰我
及張蓋舟夫始渡江來至新淦方登站船
邑令李美善練士堅請留先生登城曰汝
意甚善惜城小耳凡四晝夜至吉安明日
庚辰上疏告變因推都御史王懋中評事

羅僑才識復薦裁革兵備副使羅循養病
副使羅欽德郎中曾直御史周魯同知郭
祥鵬省親進士郭持平驛丞李忠王思當
擢用以勸忠貞乃與知府伍文定等共謀
率制於是遵便宜制傳檄四方暴濠罪狀
檄列郡兵疏留復命巡按御史謝源伍希
儒紀功張疑兵豐城詐為接濟官軍公務
備云兵部題准令許泰郟永分領邊軍四
萬從鳳陽劉暉桂勇分領京邊官軍四萬
從徐淮水陸金進王守仁領兵二萬楊旦
等領兵八萬陳金等領兵六萬分道夾攻
南昌且以原奉機密勅旨為據故令各軍
徐行待其出城遮擊前後以誤之又為士
實養正偽書凌十一閱念四密狀反間令
濟光等親人計入于濠濠既害守臣劫諸
司據會城乃悉拘護衛亡命括丁壯命凌
十一等分將欽監之奪運船順下戊寅襲
南康知府陳霖等遁已卯襲九江兵備曹

雷知府汪穎指揮劉勳等遁屬縣皆下初
濠欲徑襲南京遂犯北京為諸詐所沮至
七月二日謀知非實遂乘勝東下乃屬宗
支拱檄與銳等留兵萬餘守南昌而自與
宗支拱檄士實養正并閱念四等六萬人
號十萬以吉為監軍綸參贊軍務指揮葛
江為偽都督總一百四十餘隊分五哨出
鄱陽舳舻蔽江過九江令襲守之而以鵬
說安慶時欽等攻圍安慶浹旬知府張文
錦守備都指揮楊銳指揮使崔文固守不
能下○是時巡撫南畿都御史李充嗣飛
章告變瓊請會議左順門眾觀望不敢斥
言濠反但稱故事瓊獨曰豎子素行不義
今倉卒造亂豈足為慮都御史王守仁據
上游躡之成擒必矣乃頃刻覆十三疏首
詔削濠屬籍正賊名次請命將出師趨南
都勅伯方壽祥防江都御史俞諫率淮兵
湖南都且戒嚴尚書王鴻儒主給餉守仁

率南贛兵由臨吉都御史秦全率湖兵由
荆瑞會南昌充嗣鎮鎮江許廷光鎮浙江
叢蘭鎮儀真追賊衝傳檄江西諸路但有
忠臣義士能倡義族擒反者封侯且曰如
此則賊如釜中魚安能為乎且令南京守
備操江諸武職并五府掌印僉書即自陳
取上裁務在得人以固根本 詔悉從之
○先生在吉安守益趨見日聞濠誘葉芳
兵夾攻吉安先生曰芳必不叛諸賊舊以
莽為屋叛則焚之我過其巢許其伐鉅木
創屋萬餘金其黨各千餘金不肯焚矣益
日彼從濠望封拜可以尋常計乎先生默
然良久曰天下盡反我輩固當如此做益
惕然一時胸中利害如洗次早復見日昨
夜思之濠若遣逮老父奈何已遣報之急
避它所

壬午再上變

叛黨方成恐中
途有阻故再上

疏乞便道省葬不允

先生起兵未奉成命
故疏意遭變暫留姑為

牽制攻守俟 命師之至奉 旨着督兵
討賊所奏省親事待賊平之日來說

疏上偽檄

六月廿二日參政季敷同南昌府
學教授趙承芳旗校十二人齎偽

檄榜諭吉安至墨潭領哨官縛送軍門先
生即固封以進上疏略曰 陛下在位一

十四年屢經變難民心騷動尚爾 巡遊
不已致使宗室謀動干戈冀竊 大寶且

今天下之覬覦豈特一寧主天下之奸雄
豈特在宗室言念及此懍骨寒心昔漢武

帝有輪臺之悔而天下向治唐德宗下奉
天之詔而士民感泣伏望 皇上痛自克

責易轍改絃罷出奸諛以回天下豪傑之
心絕迹巡遊以杜天下奸雄之望則大平

尚有不勝幸甚

甲辰義兵發吉安丙午大會于樟樹已酉誓

師庚戌次市汧辛亥拔南昌濠兵既出列郡兵亦漸集

乃尅期會樟樹自督知府伍文定通判談

儲推官王暉以十三日甲辰發吉安於是

臨江知府戴德孺袁州知府徐璉贛州知

府邢珣瑞州通判胡堯元童琦南安推官

徐文英贛州都指揮余恩新淦知縣李美

泰和知縣李楫寧都知縣王天與萬安知

縣王冕各以兵赴初欲登臺誓師以事多

病作乃自書牌曰伍不用命者斬隊將隊

將不用命者斬副將副將不用命者斬主

將次早巳酉呼文定四知府入手是牌授

一曰此是實語不相誑也師遂行次豐城

縣劉守緒從間道夜襲破之以亂城中庚

戌發市汧辛亥黎明各至信地先是城中

為備甚嚴及厥潰一城皆驚又見我師驟

集益奪氣眾乘之呼譟梯縋而登遂入城

擒櫛銳等千餘人所遺宮眷縱火自焚先

生乃撫定居民分釋脅從封府庫收印信

人心始寧於是胡濂劉斐許效廉唐錦賴

鳳王理等皆自投首初會樟樹眾議安慶

被圍甚急宜引兵救之公曰南康九江皆

為賊有若越二城趨安慶賊必回軍死鬪

安慶勢不能援是我腹背受敵也今南昌

既破賊失內據必且歸援如此安慶之圍

自解賊亦且成擒矣卒如計

遂促兵追濠甲寅始接戰乙卯戰于黃家渡

丙辰戰于八字腦丁巳獲濠樵舍江西平

初濠聞南昌告急即欲歸援遂解安慶圍

移沅子港先分兵二萬趨南昌身旋繼之

二十二日先生偵知其故問衆計安出多以賊勢強盛宜堅壁觀釁徐圖進止先生曰賊勢雖強未逢大敵惟以爵賞誘人今進不得退無所歸衆已消沮若出奇擊情不戰自潰所謂先人有奪人之氣也會撫州知府陳槐進賢知縣劉源清提兵亦至乃遣伍文定邢珣徐連戴德孺各領精兵五百分道進擊其不意又遣余恩以琦談儲王暉徐文英李美李楫王冕王軾劉守緒劉源清等各引兵百餘四面張疑設伏候文定等合擊之分布既定甲寅乘夜急進文定以正兵當賊鋒恩繼之珣連出賊後暉德孺張兩翼以分其勢乙卯賊兵鼓譟乘風逼黃家渡氣驕甚文定恩兵交伴北賊爭趨利前後不相及珣從後橫擊直貫其中文定恩乘之夾以兩翼四面伏起賊大潰退保八字腦濠懼厚賞勇者

且各盡發九江南康守城兵益之是日建昌知府曾興兵亦至先生以爲九江不破則湖無外援南康不復則我難後躡乃遣以廣信知府周朝佐取南康丙辰賊復併力挑戰時風勢不便我兵少却文定立銃砲間火燎其鬚殊死戰砲及濠副舟賊大敗擒斬二千餘溺死者無筭乃聚樵舍連舟爲方陣盡出金銀賞士先生乃密爲火攻具使珣擊其左連德孺出其右恩等設伏期火發以合丁巳濠方晨朝群臣責不用命者將引出斬之爭論未決我兵掩至火及濠副舟衆遂奔散妃嬪與濠泣別多赴水死濠爲知縣王冕所執與其世子春屬及僞黨士實養正劉吉泰欽王綸熊瓊盧衍盧橫丁橫王春吳十三秦榮葛江劉勳何塘王行吳七火信等數百復執脅從官王宏王金揚璋金山王疇程杲潘鵬梁

宸郊文馬驥白昂等擒斬三千落水二萬餘衣甲器械財物與浮尸橫十餘里餘賊數百艘逃潰乃分兵追剿戊午及于昌邑大破之至吳城復斬擒千餘死水中殆盡已未得槐等報各擒斬復千餘蓋自起兵至破賊曾不旬日其功凡一萬一千有奇初先生屢疏力疾赴閩值寧藩變臣子義不容舍又闔省方面金無一人人事勢幾會間不容髮故復圖為牽制攻守以俟命師之至疏入未報即以捷聞因其述寧王罪狀與積威劫人之久及領兵知府伍文定耶珣徐璉戴德孺陳槐曾與林城周朝佐署都指揮僉事余恩分哨通判胡堯元童琦談儲推官王瑞徐文英知縣李美李揖王冕王軾劉源清劉守緒傅南喬隨哨通判楊昉陳旦指揮馬璽高睿孟俊知縣張准應恩王廷顧似萬士賢馬津各分辦等第以上復舉都御史王懋中編脩鄒守益

御史張鰲山郎中曾直評事羅僑僉事劉藍進士郭持平驛丞王思李中按察使劉遜叅政黃綉知府劉昭當加爵賞其克敵制勝之故皆實不謬防禦委曲有疏所不能盡惟同事者知之○洪堂見光述張疑行間事甚悉嘗問曰事濟否公曰未論濟與不濟且言疑與不疑光曰疑固不免曰但得渠一疑事濟矣後遇河圖為武林驛丞又言公欲稽留宸濠何時非間何事非間嘗問光曰曾會劉養正否光對曰熟識即使光行間移養正家屬城內善飲食之縹齋檄人欲斬濟躡足遂不問每日發牌票二百餘左右莫知所往臨省城先以順途禍福之理論官民間銳與瑞昌王助途遣心腹胡景隆私招各兵人見成功之易不知制御之甚密也黃弘綱聞吉安居人疑曰王公之戈未知何向亟入告先生笑而不答出兵日斬失律者殉營中軍士股

慄不敢仰視不知卽前齋檄人也後賊平張許謗議百出天下是非益亂非先生自信于心烏能遽白哉○先生思豫爲備會汴漳兵備僉事周期雍以公事抵贛知可與言且異省屏左右語雍歸卽陰募驍勇部勒以俟故晨捧檄而夕就道福建左布政使席書嶺東兵備僉事王大用亦以兵來道聞賊平乃還致仕都御史林俊聞變夜範錫爲佛郎機銃并大藥法手書遣僕從間道相遺勉以討賊識以詩○先生入城日坐都察院中開照壁門令可見前後坐對士友論學不輒報至卽登堂遣之有言伍焚鬚狀暫如側席遣牌斬之略不見顏色還坐衆惴惴驚問先生從容曰適聞對敵小却此兵家常事不足介意後聞寧王已拏細問故行賞訖還坐咸色喜驚問從容曰適聞寧王已擒想不僞但傷死者衆耳理前語如常不少遺傍觀者服其學

力○濠就擒乘馬入望見遠近街渠行伍整肅笑曰此我家事何勞費心如此一見先生輒託曰婁妃賢妃也自始事至今苦諫未納適投水死望遣葬之比使往果得屍蓋周身皆紙繒內結極易辨婁爲諒女有家學故處變能自全○擒濠次日守益入日喜成不世之功先生曰不然且喜昨晚沉睡蓋自聞報至是私心稍安

八月疏諫

親征

是時兵部會議命將討賊武宗詔曰不必命將

朕當親率六師奉天征討於是假威武大將軍鎮國公行事命大監張永張忠安邊伯許泰都督劉暉率京邊官軍萬餘給事祝續御史張綸隨軍紀功雖捷音久上不發皆云元惡雖擒途黨未盡不捕必遺後患先生具疏諫上略曰臣於告變之後選將集兵振威揚武先攻省城虛其巢穴繼戰鄱湖擊其惰歸今宸濠已擒謀黨已獲

從賊已掃閩廣赴調軍士已散地方驚擾
之民已帖竊惟宸濠擅作辟威牌脫神器
陰謀久蓄招納叛亡輦載之動靜探無遺
跡廣置姦細臣下之奏自百不一通發謀
之始途料大駕必將親征先於沿途伏有
姦黨期為博浪刺軒之謀今途不旋踵遂
已或擒法宜解赴闕門式昭天討然欲付
之部外各官誠恐潛布之徒乘隙竊發或
虞意外臣死有遺憾矣蓋時事方艱賊雖
擒亂未已也○是月 疏免江西稅益
王 淮王餉軍留 朝覲官恤重刑以實
軍伍處置署印府縣從途人參九江南康
失事便道省葬
前後凡九上

再乞便道省葬不允

與王晉溪書曰始懇疏
乞歸以祖母鞠育之恩
思一面為訣後竟牽滯兵戈不及一見卒
抱終天之痛今老父衰疾又復日亟而地

方已幸無事何惜一舉手投足之勞而不
以曲全之乎

九月壬寅獻俘錢塘以病留

九月十一日先
生獻俘發南昌

忠泰等欲追逃之議將縱之鄱湖俟
武宗親與遇戰而後奏凱論功連遣人追
至廣信先生不聽乘夜過玉山草萍驛張
末候於杭先生見末謂曰江西之民久遭
濠毒人經大亂繼以旱災又供京邊軍餉
困苦既極必逃聚山谷為亂昔助濠尚為
脅從今為窮迫所激奸黨群起天下遂成
土崩之勢至是興兵定亂不亦難乎末深
然之乃徐曰吾之此出為群小在君側欲
調護左右以默輔聖躬非為掩功來也但
皇上順其意而行猶可挽回萬一若
逾其意徒激群小之怒無救於天下大計
矣於是先生信其無他以濠付之稱病西
湖淨慈寺○武宗嘗以威武大將軍牌

遣錦衣千戶追取宸濠先生不肯出迎曰
大將軍一品文武元不相屬何迎為往
數日三司苦勸先生曰人子於父母亂命
若可告語當泣涕以從忍從諛乎不得已
今參隨負勅出同迎以入有司問勞錦衣
禮先生曰止可五金錦衣怒不納次日來
辭先生執其手曰我在正德間下錦衣獄
甚久未見輕財重義有如公者昨薄物出
區區意只求備禮開公不納令我惶愧我
無他長止善作文字他日當為表章令錦
衣知有公也於是復再拜以謝其人竟不
能出他語而別

奉勅兼巡撫江西

十一月返江西

先生稱病欲堅臥不出聞武宗南巡已至淮陽辭姦

在側人情洶洶不得已從京口將徑趨行在大學士楊一清固止之會奉

巡撫江西遂從湖口還遂遊廬山白鹿洞
及開先寺○忠等方挾宸濠搜羅百出軍
馬屯聚糜費不堪續綸等望風附會肆為
飛語時論不平先生既還南昌北軍肆坐
曉夜呼名慢罵或放衝導起釁先生一不
為動務待以禮豫令巡捕官諭市人移家
于鄉而以老羸應門冬至將近務哭奠如
禮始欲犒賞北軍泰等預禁之令勿受乃
傳示內外述北軍離家苦楚居民當敦主
客禮每出遇北軍喪必停車問故厚與之
襯嗟嘆乃去久之北軍咸曰王都堂待我
有禮我安得犯之會冬至又新經濠亂家
家上墳哭亡酌酒聲聞不絕北軍無不思
家泣下求歸先生與忠等語不稍徇漸已
知畏忠泰自居所長較射教場中對的莫
上一矢戲以相強意必大屈先生不得已
勉應之忠泰含笑相隨連三發三中每一
中北軍在傍同聲喝喝彩遠近嘖嘖忠泰大

不樂而罷且日我軍皆
附於彼奈何遂班師

十五年庚辰先生四十九歲在江西

正月赴 召次蕪湖尋得

旨返江西

忠秦在南都讒先生必反惟張未保全之

武宗問忠等日以何

驗反對曰召必不至有

詔面見先生

即行忠等恐語相連復拒之蕪湖半月不

得已入九華山每日宴坐草庵中適

武宗遣人覘之曰王守仁學道人也召之

即至安得反乎乃有江西之命始忠等屢

矯偽命先生不赴至是未有幕上順天檢

校錢秉直急遣報故得實○江彬欲不利

於先生先生私計彬有他即計執彬

武宗前數其圖危宗社罪以死相抵亦稍

償忿徐得未解其後六科判彬有日虎族

夜驚已幸寢謀于牛首宮車宴駕那堪遺

恨於豹房若代先生言之者○先生赴召

至上新河為諸幸所讒不得見默坐終夜

見水波拍岸泊泊有聲思日以一身蒙謗

死即死耳如老親何謂門人曰此時若有

一孔可以竊父而逃吾亦終身長往不悔

矣聞雞鳴促就寢日彼必不來○重遊化

城寺愛山日日望山晴忽到山中眼自明

鳥道漸非前度險龍潭更比舊時清會心

人遠空遺洞識面僧來不記名莫謂中丞

喜忘世前途風浪苦難行有僧坐巖中三

年詩勵吾黨莫恠巖僧木石居吾儕真切

幾人如經營日夜身心外剽竊糠粃齒頰

餘俗學未堪欺老衲昔賢取善及陶漁年

來奔走成何事此日斯人亦起予○以晦

日重過開先寺留石刻讀書臺後詞曰正

德已卯六月乙亥寧藩宸濠以南昌叛稱

兵向闕破南康九江攻安慶遠近震動七

月辛亥臣守仁以列郡之兵復南昌宸濠擒餘黨悉定當此時天子聞變赫怒親統六師臨討遂俘宸濠以歸於赫皇威神武不殺如寔之震靡擊而折神器有歸孰敢窺竊天鑒於宸濠式昭皇靈嘉靖我邦國正德庚辰正月晦提督軍務都御史王守仁書從征官屬列於左方明日遊白鹿洞徘徊久之多所題識

二月如九江 因遊東林天池 諸經臺諸處

是月還南昌

三月請寬租 江西自巳卯三月不雨至七月禾苗枯死繼遭濠亂小民乘隙

為亂先生盡心安戰許乞優恤至是部使數至督促日迫先生上疏略曰日者流移之民間官軍將去稍稍脇息延望歸尋故業足未入境而頸已繫於追求者之手矣

夫荒旱極矣而因之以變亂變亂極矣而又加之以師旅師旅極矣而又加之以供饋益之以誅求亟之以徵斂當是之時有日者不忍觀有耳者不忍聞又從而剗其膏血有人心者尚忍乎寬恤之虛文不若蠲租之實惠賑濟之難及不若免稅之易行今不免租稅不息誅求而徒曰寬恤賑濟是奪其口中之食而曰吾將療汝之饑剗其腹腎之肉而曰吾將救汝之死凡有血氣者皆將不信之矣

三疏省葬不允

五月江西大水疏自劾 是年四月江西大水

崩陷先生上疏自劾四罪且曰自春入夏雨水連綿江湖漲溢經月不退自贛吉臨瑞廣撫南昌九江南康沿江諸路無不被害黍苗淪沒室廬漂蕩魚鱉之民聚棲於

木杪商旅之舟經行於閭巷潰城决堤千里為壑烟火斷絕惟聞哭聲詢之父老皆謂數十年所未有也伏惟皇上軫災恤變別選賢能代臣巡撫即不以臣為顯戮削其祿秩黜還田里以為人臣不職之戒庶亦有位知警民困可息天變可弭人怒可泄而臣亦死無憾矣

六月如贛

十四日從章口入玉筍大秀宮十五日宿雲儲十八日至吉安遊青

原山和黃山谷詩遂書碑行至泰和少宰羅整菴公欽順以書問學公答日來教謂某大學古本之復以人之學但當求之於內而程朱格物之說不免求之於外遂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所補之傳非敢然也學豈有內外乎大學古本乃孔門相傳舊本耳朱子疑其有脫誤而改正補緝之在某則謂其本無脫誤悉從其舊而已矣失

在過信孔子則有之非故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傳也夫學貴得之心求之於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於孔子不敢以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於心而是也雖其言之出於庸常不敢以為非也而况其出於孔子者乎且舊本之傳數千載矣今讀其文辭既明白而可通論其工夫又易簡而可入亦何所按據而斷其此段之必在於彼彼段之必在於此與此之如何而缺彼之如何而誤而遂改正補緝之無乃重於背朱而輕於叛孔已乎來教謂如必以學不資於外求但當反觀內省以為務則正心誠意四字亦何不盡之有何必入門之際便困以格物一段工夫也誠然誠然若語其要則脩身二字亦是矣何必又言正心正心二字亦是矣何必又言誠意誠意二字亦是矣何必又言致知又言格物惟其工夫之詳密而要之只是一事

所以爲精一之學此正不可不思者也夫
理無內外性無內外故學無內外講習討
論未嘗非內也反觀內省未嘗遺外也夫
謂學必資於外末是以己性爲有外也是
義外也用智者也謂反觀內省爲求之於
內是以己性爲有內也是有我也自私者
也是皆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故曰精義入
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性之德
也合內外之道也此可以知格物之學矣
格物者大學之實下手處徹首徹尾自始
學至聖人只此工夫而已非但入門之際
有此一段也夫正心誠意致知格物皆可
以脩身而格物者其所以用力日可見之
地故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
也格其知之物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
誠意者誠其物之意也致知者致其物之
知也此豈有內外彼此之分哉理一而已
以其理之凝聚而言則謂之性以其主宰

而言則謂之心以其主宰之發動而言則
謂之意以其發動之明覺而言則謂之知
以其明覺之感應而言則謂之物政就物
而言謂之格就知而言謂之致就意而言
謂之誠就心而言謂之正正者正此也誠
者誠此也致者致此也格者格此也皆所
謂窮理以盡性也天下無性外之理無性
外之物學之不明皆由世之儒者認理爲
外認物爲外而不知義外之說孟子蓋嘗
闢之乃至襲陷其內而不覺豈非亦有似
是而難明者歟不可以不察也凡執事所
以致疑於格物之說者必謂其是內而非
外也必謂其專事於反觀內省之爲而遺
棄其講習討論之功也必謂其一意於綱
領本原之約而脫略於支條節目之詳也
必謂其沉溺於枯稿虛寂之偏而不盡於
物理人事之變也審如是豈但獲罪於聖
門獲罪於朱子是邪說誣民叛道亂正人

得而誅之也而况於執事之正直哉審如是世之稍明訓誥聞先哲之緒論者皆知其非也而况執事之高明乎哉凡某之所謂格物其於朱子九條之說皆包羅統括於其中但爲之有要作用不同正所謂毫釐之差耳然毫釐之差而千里之謬實起於此不可不辨

是月至贛

先生至贛大閱士卒教戰法江彬遣人來覘動靜相知者俱請回省

無蹈危疑先生不從作啾啾吟解之有曰東家老翁防虎患虎夜入室啣其頭西家小兒不識虎持竿驅虎如驅牛且日吾在此與童子歌詩習禮有何可疑門人陳九川等亦以爲言先生曰公等何不講學吾昔在省城處權豎禍在日前吾亦怙然縱有大變亦避不得吾所以不輕動者亦有深慮焉耳

